“第二个结合”视域下道术耦合驱动中医药文化“两创”的内在逻辑探析*

张金霄 努尔比耶·玉苏普 赵保海#
（河南中医药大学 郑州 450046）

摘要：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第二个结合”所打开的创新空间进一步揭示了中医药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深层逻辑，将马克思主义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有机结合，从源头活水中阐明遵循之“道”，从科学内涵中厘清传承之“道”，从发展规律中把握创新之“道”，从魂脉根脉中孕育结合之“道”，从中医药文化的任务使命中坚守发展之“术”，以“道”为体，以“术”为用，在道术耦合中实现“第二个结合”的实践升华。

关键词：“第二个结合”；中医药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中图分类号：G642.0 **doi**：10.3969/j.issn.1003-305X.2026.09.889

Intrinsic logic of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ul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econd Integration: A study on path-technique coupling*

ZHANG Jinxiao, YUSUP Nurbiye, ZHAO Baohai#
(Henan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Zhengzhou 450046, China)

Abstract: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is the crown jewel of ancient Chinese science and the key to open the treasure hous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The space for innovation opened by the Second Integration further reveals the deep logic of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ulture, seamlessly combines the “soul” of Marxism with the “root” of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defines the “path” to be followed from the source, identifies the “path” of inheritance from the scientific connotation, grasps the “path” of innovation from the rules of development, breeds the “path” of combination from the “root” and “soul”. By upholding the “technique” of development from the mission of (TCM) culture-with the “path” as the ontology and the “technique” as the strategy, this paper realizes the practical sublimation of the Second Integration in the coupling of path and technique.

Keywords: the Second Integratio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ulture;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innovative development

2021 年 7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首次提出“第二个结合”[1]28，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2023 年 6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对“第二个结合”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作了全面系统的阐释并强调“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2]291。“第二个结合”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1]33。中医药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断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

张金霄，男，硕士
#通信作者：赵保海，男，硕士，教授，硕士生导师，E-mail：zhaobaohai_teacher@126.com
*基金项目：河南省教育科学规划重点课题（No. 2024JKZD42）

展(以下简称“两创”),这个过程既有“道”,亦有“术”。本文正是基于“第二个结合”视域下,探究中医药文化“两创”的内在逻辑,从遵循之“道”、传承之“道”、创新之“道”、结合之“道”和发展之“术”的道术耦合中实现“明体达用、体用贯通”之效。

“道”即事物传承创新发展的根本规律,解决因何而来、为何发展、去向何方的问题,“术”乃方法与策略,聚焦实践中如何开展、怎样落实的具体举措。“道”是“术”的升华,“术”是“道”的体现。“道”为体,统摄方向;“术”为用,落实方法,“道”偏于思想和理论,“术”偏于具体行为和实践,“道”统“术”,“术”助“道”,两者相互影响、互为转化,有机结合[3]。“道”与“术”的耦合,超越传统的“道—术”二元区分,实现了中华传统“道术”观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4]。有“道”即掌握本质和规律,能够自觉地发现规律、遵循规律、运用规律,由自在向自觉进而达到自为的跃升,实现必然和自由的统一,要自觉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和民族复兴伟业的高度深刻把握好遵循之“道”、传承之“道”、创新之“道”、结合之“道”;有“术”就要求在把握规律的基础之上,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既要有承古拓新之“术”,也要有互鉴融通之“术”,既要有辨证施治之“术”,也要有固本培元之“术”,在独立自主中实现“两创”;由“道”向“术”的过程既蕴含从大到小、从主要到次要、从本质到现象的整体逻辑,同时也进一步推动由“术”向“道”境界的提升,实现由“术”向“道”的转化,彰显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鲜明特点,最终实现“道”与“术”,“体”与“用”,“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

1　从中医药文化的源头活水阐明遵循之“道”

1.1　中医药文化根源于中华文明的赓续之道

中医药文化扎根于广阔的中华大地,赓续着古老的中华文明,担负着新时期新的文化使命。作为中华民族数千年来实践经验与思想智慧的结晶,中医药文化承载着丰富的生命关怀、疾病防治理念和人文精神。其赓续之道见诸文化基因的延续、价值体系的传承与创新发展的统一,体现在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等多方面。中华民族具有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5]。自中华文明诞生之始,中医药便已经服务于中华民族的繁衍与发展,中医药文化在历史的长河中历经沧桑而愈发灿烂辉煌,承载着中华民族绵延发展的文化基因和生命密码。自神农尝百草、黄帝论医药、伏羲制九针,中医药文化便与中华民族文明的兴起、繁荣、昌盛血脉相连、生死相依、命运与共。中医药文化兴于中原、遍布全国、走向世界,是一种基于中华传统文化认识人类生命现象和疾病规律的认知方法和科学文化体系。“医书始《内经》,赅括群言,为医家之祖。后仲景之《伤寒论》,河间之《瘟疫》《东垣十书》《丹溪心法》四大家如日月行天、江河在地”[6],宋、金、元、明、清等各个时期士人尚医,于乱世之中济世救人,开辟人生新路,强调医、儒学问之道,丰富传统中医药学说内涵[7],揭示儒学与医学密不可分的联系,促进儒、医间的交流与融合。

1.2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定中医药文化的守正之道

中国共产党作为始终站在时代前列、引领文化发展进步、具有高度文化自觉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始终高度重视中医药发展,坚持保护和发掘中医药文化遗产,为坚定中医药文化守正之道,保护人民健康,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提供保障。1982年,中国传统医药首次写进宪法,200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条例》[8]正式实施,2016年,国务院印发《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年)》[9],2017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10]实施,2019年发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11],2022年,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明确提出:“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2]38……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国家各有关部门深入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坚持中医药服务于人民群众身心健康,持续阐释中医药的重要作用和科学机制,明确传统医药的宝贵价值和历史定位,并通过健全中医药的管理规范和制度法规,为中医药事业的发展保驾护航。

1.3　理论探索引领中医药文化的前行之道

中国共产党人历来重视中医药的科学阐释和创新发展。1953年12月,毛泽东同志在听取时任卫生部副部长贺诚等汇报时指出:“我们中国如果说有东西贡献全世界,我看中医是一项”[12]205。1954年6月,毛泽东同志在同时任北京医院院长周泽昭等谈发展中医问题时指出:“对中医问题,不只是给几个人看好病的问题,而是文化遗产问题”[12]245。1958年10月11日,毛泽东同志在审阅卫生部党组25日关于组织西医学中医离职学习班的总结报告上批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13]。毛泽东同志多次关于“中医”的讲话和批示为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医药文化的理论探索和科学认识奠定强有力的基础。1996年12月,江泽民

同志在出席全国卫生工作会议时强调："中医药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14]。2010年，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在出席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中医孔子学院授牌仪式上强调："中医药学凝聚着深邃的哲学智慧和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健康养生理念及其实践经验，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15]。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致中国中医科学院成立60周年的贺信中再次指出："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16]。2021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南阳调研时强调："要做好守正创新、传承发展工作，积极推进中医药科研和创新，注重用现代科学解读中医药学原理，推动传统中医药和现代科学相结合、相促进，推动中西医药相互补充、协调发展，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加优质的健康服务。"[17]

2 从中医药文化的科学内涵厘清传承之"道"

2.1 中医药学的系统观念与文化自信

中医药学作为中国古代科学体系的杰出代表，蕴含着其独有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实践性，其体系内含"阴阳五行"动态平衡，彰显"藏象经络"整体关联，其文化融汇"天人合一"的宇宙观，承扬"大医精诚"的价值观。中医药文化，既承载着《肘后备急方》中"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的临床实践智慧，也蕴含着《伤寒杂病论》中"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 的医者仁心。中医药在保护人民健康，增进人民福祉等方面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特别是在大灾大疫之前，对中华民族的生存繁衍具有重要贡献，是中华文明得以延续千年的重要保障。中医药学深深扎根于中华文明的沃土，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才能够从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中解释清楚中医药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征程上的特定价值和意义，并从中更加深入地解码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所孕育的深厚内涵。

2.2 中医药文化彰显着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

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在中医药领域同样有着很好的体现：①彰显中医药文化连续性这一基础，自中华文明诞生之初，中医药便已经服务于中华民族的发展、繁衍，《易经》《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等浩瀚古籍医典的传续就是最好的实证；②指明中医药文化创新性这一动力，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用马克思主义激活古老的中华文明，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不断发掘中医药学这一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在传承精华和守正创新中发挥创新动力；③蕴含中医药文化统一性这一保障，中医药是包括各民族医药的统称，中医药文化由各地域性中医药文化、民族医药文化诸多体系聚合而成，在其形成、传播、创新和发展的过程中深刻促进着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18]，推动着各民族医药多元一体的凝聚；④汇聚于中医药文化包容性这一格局，中医药文化的交流互鉴涵养着中华民族海纳百川的开放格局，无论文化如何多样，始终相互尊重、相互欣赏、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包容着中西医学的互鉴融通；⑤凸显中医药文化和平性这一根本，中医药文化具有"天人合一""道法自然""调和致中""辨证施治"的内涵与智慧，同时也深刻诠释了中华文明爱好和平的底色。这一文化特质正成为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促进世界和谐发展的重要力量。

2.3 中医药学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传统医药是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19]，中医药学作为中华民族原创医学，历经数千年发展，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和丰富的实践经验。中医药文化根植于中华传统哲学体系，与易学、儒学、道学、佛学、哲学、科技、古典文学艺术、武术、饮食营养等一脉相通。中医药学传承着中华传统文化精髓，其科学的理论、严谨的逻辑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维、哲学思想、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集中体现。哲学在人体健康领域完成实证转化，医学则依托哲学获得强有力的理论解释。

3 从中医药发展的规律中把握创新之"道"

3.1 守正创新是中医药文化建设的规律性认识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遵循中医药发展规律，传承精华，守正创新，加快推进中医药现代化、产业化，坚持中西医并重，推动中医药和西医药相互补充、协调发展，推动中医药事业和产业高质量发展，推动中医药走向世界，充分发挥中医药防病治病的独特优势和作用，为建设健康中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20]传承精华就是要在推进中医药现代化、产业化的过程中坚持对过去千百年中医药精华的继承发扬，运用现代化科技手段推动中西医药相互补充、协调发展。守正创新就是要求不能偏离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要始终守好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和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推动以中医药文化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始终同社会主义发展相适应。中医药文化延续至今，根本在于中医药防病治病拥有独特优势，中

医药经典用之有效,国家民族始终需要。“对文化建设来说,守正才能不迷失自我、不迷失方向,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21]守正是中医药文化传承的根基,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前提下,始终坚守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和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守正;创新是发展的动力与方向,是对在中医药文化的内涵、机制、观点、路径、思路、话语等的阐释过程中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取舍、推陈出新,实现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衔接。中医药文化的守正创新是对传统的承继,是在守正前提下的“两创”,使古老智慧在当代中国焕发出新生。

3.2　文化自信为中医药文化发展提供强大精神支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讲清楚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22]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为中医药文化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正本清源展现新担当,守正创新实现新作为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在更加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同时,进一步坚定文化自信。中医药文化所蕴含的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理念,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进一步揭示蕴含其中的中华民族文化自信。“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能没有灵魂”[23]322,时代赋予中医药在文明互鉴中实现守正创新、赓续传承的文化使命,强大的文化自信为中医药文化的实践发展提供精神动力。

3.3　新质生产力激活中医药文化发展新动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2]191发展新质生产力激活了中医药文化发展的新动力,推动中医药文化适应技术发展需求,适应人民生活需要,因时而进、因事而化、因势而新。传统与现代的交织不断推动着中医药文化的发展,现阶段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辅助诊疗、AI辨证系统等极大地推动了中医药领域的技术进步,中医药领域“互联网+”、数字技术、AI大模型等的普及和应用展现新质生产力赋能中医药发展的方方面面。同时,必须坚持技术进步始终服务于广大人民群众,服务于解决人民急难愁盼问题,以新质生产力赋能社会生产和医疗服务,开展中医药知识普及,推动中医药文化国际传播,促进产业变革,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效能治理。

4　厚植中医药文化魂脉根脉中孕育结合之“道”

4.1　彼此契合厚植中华文明的沃土

中医药文化正是同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相契合,得以形成体系更加完备、制度更加规范、科学更加严谨的现代化中医药学,没有中华文明沃土的滋养,中医药文化就会成为无根之木、无源之水。马克思主义与中医药文化两者的来源不同,但两者在社会主义中国彼此契合,共同书写中华文明宝库中浓墨重彩的一笔,马克思主义与中医药文化的哲学基础在世界观、方法论、实践论层面深刻共鸣。中医药文化是扎根中国大地、积淀着中华民族历史的文化,是在“第二个结合”过程中焕发出新特质的属于中国人民的文化,中医药文化的传承既不能封闭僵化,也不能全盘否定,要在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中契合,使马克思主义和中医药文化的契合更加厚植于中华文明这片沃土。

4.2　有机结合成就中华文明的辉煌

中医药文化在中华文明的发展进程中同马克思主义有机结合,这种结合是基于两者在哲学基础和实践导向上的内在统一。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团结奋进,经历革命、建设、改革的沧桑巨变,走出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马克思主义和中医药文化发生深刻的“化学反应”,中医药以更为科学广博的文化理论体系吸收中西医学精华,充实新的文化生命体。针灸、太极拳、八段锦等逐渐成为享誉世界的中国名片,彰显出鲜明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自信。

4.3　科学联系焕发中华文明的活力

马克思主义与中医药文化的科学联系促使中华文明得以在思想与文化的科学联系中焕发活力。科学联系需要中医药领域工作者掌握思想和文化主动,以广阔的理论视野、包容的开放胸襟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根基,进一步作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的发展,要汲取优秀思想文化资源,在巩固文化主体性中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将大医精诚、济世救人、以人为本理念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相通、同文化观念相融、同思想精神相合,把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始终放在第一位,让马克思主义“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共同成为焕发中华文明活力

的重要因子。

5 从中医药文化的任务使命中坚守发展之“术”

“把历经沧桑留下的中华文明瑰宝呵护好、弘扬好、发展好，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责任和神圣使命。”[2]296挖掘好和阐发好中医药文化内涵，把握好中医药文化在新时期的重大发展机遇，完成好为国担难、为民尽责的使命任务，不仅需要把握好遵循之“道”、传承之“道”、创新之“道”、结合之“道”，更需要坚守发展之“术”。

5.1 承古拓新之“术”：深入发掘中华文明宝库的精华

承古拓新以勤求古训为前提，意在汲取经典智慧，开拓进取。中医药文化积淀着悠久的历史传承、独特的理论体系和丰富的实践经验，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用好中医药这把钥匙，对中华文明宝库进行全面发掘，强化中华文明的哲学根基，推动中华文明的实践发展，丰富中华文明的文化内涵，做好中医药源流、医学理论和临床实践的系统总结，揭示好中医药文化与中华民族文明演进的内在关联，弘扬好中医药文化的独特价值。

5.2 互鉴融通之“术”：坚持推动中西医文化相结合

互鉴融通重在优势互补，推动彼此结合。中医药文化注重整体观念、阴阳调和，西医西药则在药物研发、疫苗制备和疾病诊断方面具有独到的方法。两种体系各有所长，坚持推动中西医文化相结合有助于最大限度发挥中医和西医的优势，提高疾病诊疗和健康管理的效果。在互鉴融通中，促进中医药文化在世界范围交流互鉴，增强中医药文化影响力和竞争力，构建融通中西的医药卫生体系，更好地服务于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建设。

5.3 辨证施治之“术”：始终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发展新质生产力，就是将辨证施治之“术”运用于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实践，关键在于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势利导。辨证施治是唯物辩证法的重要体现，是在疾病诊疗过程中对矛盾运动规律的辨识与把握，是在整体的基础上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在采取有针对性的具体措施中治本和治标相结合。辨证施治蕴含着丰富的治国理政哲理，为国家发展和人类社会长治久安开出妙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治好‘长江病’，要科学运用中医整体观，追根溯源、诊断病因、找准病根、分类施策、系统治疗。”[24]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中医药领域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和人才工作机制创新，推动中医药产品研发和创新，促进中医药产业的升级与转型，提高中医药产业化、现代化水平，满足人民的健康需求；要聚焦科技发展前沿，把握“人工智能+医疗卫生”的发展方向，探索AI辅助诊断、AI辅助决策等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完善应用标准；要以新的话语体系，结合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生产力的变革，运用新手段、新技术，透析新原理、扩展新思路，从经典方药中探微求知，从中医药学实践中开展新思考。

5.4 固本培元之“术”：在增强文化自觉中践行使命担当

固本培元既需培补先天之本，亦要培补后天之本，既要培补人之元气，亦要培补中医药文化自信的底气正气。医道之“精”在于术，医道之“诚”在于德，大医精诚正是中华民族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卓越的文明智慧在中医药中的集中体现。医术固，则人之本元固，医德固，则文化正气足。要增强文化自觉，厚植文化根基，发扬良好医德，努力成为有志气、有骨气、有底气的精诚大医，成为中医药事业的坚定传承者、发扬者，扛起治病救人的重担，彰显“普救含灵之苦”的医者仁心；中医药不仅是中国医学的代表，更是世界医学的宝贵资源，要推动中医药文化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与交流，努力构建世界范围内医学合作新格局，推动世界各国在医学技术研究与应用上的共同进步。

5.5 独立自主之“术”：在“两创”中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

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首次将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概括为3个基本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25]，使得中国共产党人特有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有了更为系统、完整的表述。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是实现文化自强、提升文化自信的独立自主之“术”。“实践反复告诉我们，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23]248中医药文化的“两创”，既是激活中医药宝库丰厚历史资源的现实路径，更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激活思想源泉、厚植精神根基[26]。中医药文化自信，就是对中医药文化生命力的高度认同，对中医药文化价值的坚定信念，对中医药文化发展前途的坚定信心[27]。这一自信的根源就是独立自主，要用好独立自主之“术”，推进中医药文化由自在状态向自觉境界进而向自为发展的跃升。

6　结语

“要始终坚持文化建设着眼于人、落脚于人。”[2]295研究中医药文化发展的内在逻辑,最终目的在于服务人才的培养,真正寻求到中医药人才培养的最佳途径,从而推动整个中医药事业蓬勃发展[28]。“第二个结合”作为一个开放式的理论体系,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刻地关联起来,为更加全面深入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理论支撑、历史脉络与现实依据。要始终坚持守正创新,理解遵循之“道”,厘清传承之“道”,把握创新之“道”,用好结合之“道”,坚守发展之“术”,在道术耦合中准确把握中医药文化发展的内在逻辑,坚守大医精诚之初心。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宣传部. 习近平文化思想学习纲要[M]. 北京:学习出版社,2024.

[2]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25.

[3] 谷晓红. 名老中医传承之道术全人观[J]. 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2022,45(7):677-683.

[4] 刘建军,尹丽. 论思政课教学的“道”“学”“术”[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4(9):75-82.

[5] 习近平.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J]. 求是,2023(17):4-11.

[6] 王堉. 醉花窗医案[M]. 2版.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1.

[7] 刘岳超. 援儒习医:关于元代儒士习医的多面向考察[J]. 医学与哲学,2022,43(11):62-65.

[8] 国务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条例[EB/OL]. (2003-04-07)[2025-10-10]. https://flk.npc.gov.cn/detail?id=ff8080816f3cbb3c016f40d48bf7062b&title.

[9] 国务院. 国务院关于印发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年)的通知[EB/OL]. (2016-02-26)[2025-10-12]. 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16-02/26/content_5046678.htm.

[10] 中国人大网.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EB/OL]. (2016-12-25)[2025-10-20]. https://flk.npc.gov.cn/detail?id=2c909fdd678bf17901678bf8382809ab&title=%E4%B8%AD%E5%8D%8E%E4%BA%BA%E6%B0%91%E5%85%B1%E5%92%8C%E5%9B%BD%E4%B8%AD%E5%8C%BB%E8%8D%AF%E6%B3%95.

[11] 新华社.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EB/OL]. (2019-10-20)[2025-11-02]. https://www.gov.cn/xinwen/2019-10/26/content_5445336.htm.

[1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毛泽东年谱(第二卷)[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1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毛泽东年谱(第三卷)[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462.

[14] 江泽民. 江泽民文选-第一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602.

[15] 新华网. 习近平出席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中医孔子学院授牌仪式[EB/OL]. (2010-06-21)[2025-11-10]. 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0-06/20/c_12240054.htm.

[16] 新华社. 习近平致中国中医科学院成立60周年贺信[EB/OL]. (2015-12-22)[2025-11-12]. https://www.gov.cn/xinwen/2015-12/22/content_5026645.htm.

[17] 新华社. 习近平在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强调 深入分析南水北调工程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 科学推进工程规划建设提高水资源集约节约利用水平 韩正出席并讲话[EB/OL]. (2021-05-14)[2025-11-15]. https://baijiahao.baidu.com/s id=1699727348894092419&wfr=spider&for=pc.

[18] 努尔比耶·玉苏普,张金霄. 论中医药文化与中华文明突出特性之间的联系[J]. 中医药管理杂志,2024,32(7):210-211.

[19] 新华社. 习近平致信祝贺金砖国家卫生部长会暨传统医药高级别会议召开[N]. 人民日报,2017-07-07(1).

[20] 习近平. 传承精华守正创新 为建设健康中国贡献力量[N]. 人民日报,2019-10-26(1).

[21] 习近平. 必须坚持守正创新[J]. 求是,2024(23):4-14.

[22]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164.

[23]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24] 习近平. 在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J]. 奋斗,2019(17):4-14.

[25]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M]. 北京:中共中央党史出版社,2010:105.

[26] 杨增岩. 根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几个问题[J]. 广东社会科学,2026(2):67-77.

[27] 张宗明. 论中医药文化自信[J]. 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9(1):1-5.

[28] 翟双庆,石琳,李蔓荻. 中医人才培养的历史、现状与展望[J]. 中医教育,2007,26(5):14-18.

(收稿日期:2025-12-04)